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胥志强,张芸朵.巧匠造人故事的技术想象与诗学意蕴[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9(1):23-31.

巧匠造人故事的技术想象与诗学意蕴

胥志强 张芸朵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故事诗学倡导回归民间故事的文学性,彰显其中瑰丽神奇的想象力与蕴意悠远的美学趣味。巧匠造人故事以能工巧匠以木材制造自动木人为核心母题,可划分为木人考验、木人婚恋、木人失控及学做木人四种亚型。故事中工匠以木为材,制造过程往往隐匿于技术黑箱,木人则被赋予生产、婚恋与表演等多重功能。造人故事既是对生命创造的本质追问,也潜藏着民众对技术伦理的哲学思辨,呈现出有别西方“恐惑”的东方惊奇诗学以及器道合一的圆融智慧。

关键词:巧匠造人;技术想象;类人机器人;故事诗学

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6)01-0023-09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代叙事语境中,人造生命或机器人故事的讲述背景,往往与未来紧密交织,鲜少回望过去。这种认知偏差遮蔽了一个重要事实:人类对创造人工生命的执念,早在神话时代便已深植于文明基因。关于最早的人造人想象,西方由希腊神话中的青铜巨人塔洛斯开启,中国则常被追溯至《列子·汤问》篇中的偃师造人。古代中国对“受造而非受生”的类人生命的讲述以片段或叙事要素的形式散落在少数民族神话、鲁班传说、民间故事及文言小说中,学者祁连休总结为“机关木人”型故事,顾希佳称之为“巧匠造人”型故事。

作为我国民间故事类型的一种,巧匠造人故事在过往研究中较少受到关注。针对其中单篇文本,学者们常以跨文化比较视角切入。如季羨林将印度佛经《生经·佛说国王五人经》故事与《列子·汤问》偃师造人故事进行对比,指出后者对前者存在抄袭

情况^[1];刘守华使用比较故事学方法分析印度佛教中的机关木人故事对藏族《巧木匠》、哈萨克族《三个同路人》的影响^[2];董晓萍对鲁班传说中的木人形象进行跨文化研究^[3]等。而对于该故事类型的系统研究寥寥无几,值得注意的是刘守华于1982年撰写的《民间故事中的机器人——谈“木人”故事》一文,从《列子》《朝野僉载》《梦溪笔谈》等古典文献和“鲁班传说”“巧木匠”等现代口述记录中发现十多篇机关木人故事,并指出这些故事提出了接近于现代机器人的奇思幻想,不同于一般民间故事,可以归属于科学幻想故事这一民间故事新品类。^{[4](P373~379)}

就当前研究而言,学界对巧匠造人故事仍缺乏全面系统的分析及深入的文化解读。国外学者阿德里安娜·梅厄撰写《神工智能:诸神与古代世界的神奇造物》一书,聚焦古代地中海世界里神话、传说及艺术作品对人造生命的讲述与思索。西格妮·科恩则将视角转向印度,考察古代印度的机器人想象,写作 *I, Yantra: Exploring Self and Selflessness in Ancient*

收稿日期:2025-09-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灾难神话中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研究”(20BZW191)

第一作者简介:胥志强(1981-),男,甘肃秦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神话学与民俗学研究。

Indian Robot Tales 一书。本文即受上述研究影响,尝试从巧匠造人故事出发,挖掘其中的技术想象,探究中国古代怎样讲述人造生命,如何区分人类与非人类的边界,这些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科技理念与自我认知,后人类时代的重读又能为当下的机器人人文研究提供怎样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二、幻述木人:巧匠造人故事的类型分析

祁连休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列有“机关木人”型故事一项,概括为“古时一巧匠,技艺超群,巧思无与伦比。曾制作一木人,能歌善舞,与真人无异。君王(或市人)见了,感叹其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5](P131~134)},并指出这一故事类型最早见于《列子·汤问》“偃师献所造能倡者”。顾希佳采用 AT 分类法编撰《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在 673A“知鸟兽语”下新增订“巧匠造人”型故事,总结为:“某巧匠用材料造出一人,活动如真人,能歌善舞,表情丰富。有时候还因此引起误会。当他拆散此‘人’,则又重新变成一堆材料。”^{[6](P76)}这一故事类型广泛存在于《邙中记》《搜神后记》《朝野僉载》等古典文献中,新疆、甘肃、云南、广东等地至今仍有相关故事流播。

本文在术语选择上采用“巧匠造人”而非“机关木人”的类型命名,主要基于双重维度的学理考量。一方面“机关木人”是印度佛典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象征和典故,在佛家语境中有色空、自性空、幻化等寓意,而这一叙事母题进入中国后,经过本土世俗化的加工改造,原有的宗教哲学意涵逐渐被日常生活逻辑所置换,衍变为富有民间生活意趣的巧妙创造,使用“机关木人”进行概括已不适宜。另一方面,巧匠作为该故事类型的核心叙事要素,其形象塑造投射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与美好想象,在命名中也不应被遮蔽。因此本文选取“巧匠造人”一名,指称以能工巧匠出于某种目的用材料创造出自动木人为核心母题的民间故事类型。

在此基础上,笔者从“涵盖神话、传说、故事以及作家改写文本”^[7]的大故事文类出发,通过查找古代文人笔记和当代口述记录,搜集近 40 篇相关故事,将以往研究者并未关注到的文本也纳入考察范围。尽管多篇在情节结构上有不少明显差异,但其中巧匠制作自动木人和木人活动似真人的基本母题是一

致的,可以列入同一故事类型之中。巧匠造人故事的情节单元基本能够总括为以下 4 种。

1. 造木人。巧匠出于生产劳动/婚恋繁衍/娱乐表演目的,制作木人。

2. 木人似真人。木人行动自如/能歌善舞/与人模样相同,使观者惊奇,难辨真假。

3. 引发事故。木匠儿女找不到混入木人中的木匠;君王以为木人是真人,发怒欲杀偃师;鲁班看到徒弟所仿木人,误以为其和妻子私通;徒弟误解鲁班批评,歪打正着做成自动木人;制造者发生争执,木匠一行人因木女嫁谁而争吵;徒弟因好奇敲击木人身上机关,木人失控。

4. 木人结局。最终木人被损坏/消失/繁衍生息。

以上情节单元中,造木人和木人似真人等母题稳定性较强,一些见于古代文献的巧匠造人故事结构简单,往往只包含这两个母题。

如《邙中记》记述匠人解飞因石虎好佛作檀车:“广丈余,长二丈,四轮。作金佛像,坐于车上,九龙吐水灌之。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又十余木道人,长二尺。余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佛。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车行则木人行,龙吐水,车止则止。”^{[8](P8)}

《朝野僉载》中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者日盈数千矣。”^{[9](P81)}另一位巧匠殷文亮喜好喝酒:“刻木为人,衣以缯彩,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即木小儿不肯把;饮未竟,则木妓女歌管连理催。此亦莫测其神妙也。”^{[9](P81)}同样制作劝酒木人的还有兰陵王:“北齐兰陵王有巧思,为舞胡子。王意欲所劝,胡子则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9](P80)}

明末《歧海琐谈集》记载山人黄子复“擅巧思,制为木偶,运动以机,无异生人”,制作给客人端茶送酒的木女,“自能移步供客。客举觞啜茗,即立以待;橐返于觞,即转其身,仍内向而入”,还刻木犬咬住客人的衣服,挽留来客离去^{[10](P115)}。同时代的《虞初新志》中黄履庄从小聪明过人,“尤喜出新意,作诸技巧”,七八岁时,“凿木人长寸许,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动。观者异,以为神”^{[11](P78)}。

刘守华认为,这些文人记述“虽有夸张渲染之处,仍属于纪实,还没有构成为幻想性的文学故事”^{[4](P375)}。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很难理清这到底是

幻想技术还是实际的技术发明。而增加了母题3、4的故事文本则显得更为生动曲折,呈现出复杂的形态结构特征。就以上概括可知,母题3变异性极强,因此根据引发事故的不同也即母题3的不同,又可以将这一故事类型分为四个亚型。

(一)木人考验型

这一亚型以汉族的《妻子气鲁班》、蒙古族的《鲁班和旗班》、壮族的《巧匠造木人》、白族的《木匠盖房送木神》、傣族的《神匠》为代表。此类故事的情节内容大致归纳如下。

1. 一位木匠觉得世间人少,造木人。
2. 木人和木匠模样相同,一起干活。
3. 女儿/儿子给父亲送饭,看见满山都是人,不知哪个是父亲。
4. 木匠的妻子告诉女儿/儿子,出汗的人是父亲,木人不会出汗。
5. 木匠被找出,火烧水淹木人/木匠佩服妻子智慧/木人成为各族起源。

鉴于这一类故事的主要特征是巧匠混入木人之中为妻儿设置难题,增加了难题考验的母题,故而将其称之为木人考验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篇出自少数民族神话的异文的结尾,神、人和木人间的界限呈现出混杂性和模糊性。壮族的《巧匠造木人》中,“巧匠造的木人会说话,和真人一样。他把瑶族造在沟边,侬族造在半坡,苗族造在坡梁上”,当他出的难题被妻子解决后,他一气之下火烧了木人。“住在沟边的瑶人,因地势低,被烧得糊焦焦的,全身都黑了。所以现在住在沟边的瑶人,就喜欢穿黑衣服。住在半山腰的侬人,被烧了,但烧得不厉害,所以现在侬族就喜欢穿蓝衣服。住在山顶的苗人,被烧得到处跑,有的被烧了几处,有的没有烧着,所以便有花苗、白苗,他们的衣裙有的是花的,有的是白的。”^{[12](P46~47)} 傣族的《神匠》中神匠所造木人还具有生育能力,在被识出后,“十二个木偶就退避到山林中,和猿猴交配,就产生各种人类,现在傣族也是其中的一种,父是木偶,母是猿猴”^{[13](P407)}。这几则神话解释了人以及不同民族的来源,将人的产生归结于巧匠劳动的结晶,《神匠》中还存有人类是木偶和猿猴生育而成的观点,《巧匠造木人》中人类和木人已混为一谈,都是制造而成。这类神话中巧匠作为造人者的神性也很稀薄,不像其他造人神话中神以及神性人物那样具有神圣性。有研究者认为这是鲁班传说被一些少数民族纳入其文化信仰和神话叙事体系的缘故,如壮族《巧匠造人》就是“当地人将鲁

班造木人与瑶族、壮族、苗族‘同出一源’的神话记忆相融合,对传说进行了再创作”^[14]。

(二)木人婚恋型

这一亚型包括维吾尔族的《公正的国王》、哈萨克族的《骑黑马的大臣》《三个同路人》以及藏族的《巧木匠》等文本。鉴于这一类故事引发的事故是巧匠所造木人陷入婚姻选择,增加了异类婚的母题,故而将其称为木人婚恋型。由于人物关系的不同,此类故事又能细分为以维吾尔族《公正的国王》为代表的木女嫁夫和以藏族《巧木匠》为代表的木人娶妃两种。前者的情节内容大致归纳如下:

1. 三个/四个不同职业的人结伴出门迁移他乡/寻找女人。
2. 闲来无事/找不到如意的女人,木匠制作了一个木女。
3. 裁缝为姑娘制作了衣裳/漆匠为姑娘上了彩漆/靴匠为姑娘做了鞋。
4. 阿訇/毛拉通过祈祷/念经给了姑娘生命。
5. 几人为木女应嫁给谁而争执,国王和女王给出不同答案。
6. 木女见他们的争吵无法调和,愤而倒地,又变成了一堆木块。

相较于木人考验型,木女嫁夫中造木女的过程更为详细。巧匠的技艺有所削弱,只能制造出木女的物质身体,外表和服饰由裁缝或漆匠涂抹,而木女的生命则是伊斯兰文化中的宗教学者通过祈祷或念经而赋予。也因此三人的合作引出了这一故事中的重要情节,即木女应当嫁谁?在《公正的国王》中国王认为没有阿訇,木女就没有生命,应该嫁给阿訇;女王则认为如果木匠没有造出姑娘的模型,几人根本不会想到此事。^{[15](P806~813)}而在《骑黑马的大臣》中,女王又给出了另一种答案:“孩子是父亲的精子进到母亲的体内后长成的,娶姑娘的人应该给姑娘衣着、打扮。那个姑娘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毛拉,给姑娘穿衣打扮的是裁缝,所以裁缝应该娶她。”^{[15](P801~805)}这一争论情节暗含着重要的命题:灵与肉孰轻孰重?不同的故事讲述者给出了各异的回答,当然从上述故事也能看到,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相较于这两则异文的思辨性,《三个同路人》则更具讽刺意味,木女目睹了将自己带到人间的三位英雄因自己扭打不休,失望道:“既然这样,我们姐妹为什么还要来到人间呢?难道向你们学习争执、厮打吗?跟着你们破坏这个美丽世界的安宁吗?再见吧,英雄们!”说完,她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又变回了一段木

头。^{[16](P149)}三人因私欲引起争斗从而断送了幸福的人生,这则故事的警醒意味颇深。

《巧木匠》故事来自藏族口头流传的长篇故事《说不完的故事》中的一篇,基本情节与《列子·汤问》中偃师造人故事类似。偃师造人故事中,木人和穆王左右侍妾眉目传情,穆王发怒后,木人被巧匠拆成一堆木块,毫无还手之力。而《巧木匠》则直接在结尾复合了异类婚母题,进行了更为大胆肆意的想象,木人深夜潜入皇宫,背走了爱他的王妃,在木匠的成全下,二人成为夫妻。因此,本文将这类故事称为木人娶妃故事。

(三)木人失控型

这一亚型以甘肃的《木人挑担》、江西的《飞了》、云南《木人上天》等为代表。主人公多为木匠大神鲁班师徒,这类故事中,徒弟因好奇造成木人失控,引发事故,故称其为木人失控故事。此类故事的情节内容大致归纳如下。

1. 鲁班造出自动木人,让其挑担。
2. 鲁班出门干活,有事晚到,让徒弟跟着木人先走。
3. 徒弟因好奇敲击木人身上机关。
4. 木人越走越快,载着工具箱消失/上天。

刘守华重点论述这几则故事,认为它们“新奇动人,趣味洋溢,完全具备了科学幻想故事的特点”^{[4](P376)}。这些故事以木匠的生活实际和制造技术为基础,进行合理的艺术化想象,用人类自身的创造能力代替超自然的神奇力量,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解放生产力的愿望和渴求。同时其中的木人想象也符合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从如今机器人蓬勃发展的时间节点回顾这些故事,它们甚至具有超前的预言性。此外,这类故事的结尾也值得关注,无论哪篇异文,代表着先进技术和生产力的木人都无一例外地消失了,甘肃的《木人挑担》中得知木人消失的鲁班甚至当场死去,这一方面解释了此类自动化技术为何没能在过去普及、流传下来,另一方面也暗含着这项奇异的技术并不容于彼时代,只能飞了天,让人们对机械技术的渴望隐于口口相传的故事中,并在此时代扎根结果,正如《飞了》中故事讲述者祖母所评:“你看,因为三伢子,叫木头人飞了,多可惜呀……可话又说回来了,这如今咱们中国的各种机器多么精巧,比起鲁班师傅那个时候,可不知强了多少倍呀。”^[17]

(四)学做木人型

这一亚型以辽宁的《弓人》、北京的《没有“量”心》、内蒙古的《鲁班与张班》、浙江的《上梁喊“伏羲鲁

班先师”》为代表。故事的情节内容大致归纳如下。

1. 鲁班造出自动木人帮忙干活。
2. 徒弟模仿鲁班的制造技艺。
3. 木人动不了,徒弟求鲁班指点。
4. 鲁班一语双关,暗含对徒弟道德批评/解决徒弟疑难/打压徒弟。
5. 徒弟琢磨鲁班话中之意。

这类故事聚焦徒弟仿照师傅制作木人的过程,故称其为学做木人型。在此过程中每篇异文呈现出各异的师徒关系:有师徒暗生嫌隙,鲁班忌惮徒弟的制造技艺超过自己的,如内蒙古流传的《鲁班与张班》;有鲁班严厉教训骄傲自满徒弟的,如北京地区的《没有“量”心》;也有师徒间融洽和谐,鲁班婉转点拨徒弟疑难的,如辽宁的《弓人》。这类故事都共有—个别致的情节,即在徒弟询问鲁班自己的木人为何不能自动时,鲁班的答案往往不是直截了当的,无论是批评还是点拨徒弟,他都使用双关的语言应对。一些异文中鲁班的回答似乎是指向徒弟所造木人的种种问题,实则—以木喻徒。如《没有“量”心》中鲁班和徒弟的对话:“鲁班爷问他:‘你尺寸量对了吗?’小王同说:‘量对了!’‘你量脚了吗?’‘量啦!’周身上下都问了一遍‘量了没有’,王同都回答说‘量了’,最后,鲁班爷若有所思地问道:‘噢!你大概没有量(良)心吧!’王同马上答道:‘对!我没有量心。’鲁班爷严厉地说:‘王同,没有良心的人,是不能成事的!’”^{[18](P99~100)}另一些文本中,鲁班表面批评徒弟,实则—在用隐语暗示木人不能动的原因。如《弓人》中,徒弟张班琢磨师傅鲁班对其所说的“功太短、手太矮、心太高”之语,发现话里有话,恍然大悟,原来这番话是指弓人的“号(功)子太短,手太往左(矮),心吊的也太高”,修正之后,弓人果然能动了。^{[18](P90~91)}还有的异文如《鲁班与张班》中,鲁班忌惮徒弟技艺精进,批评其“心太高”,徒弟却误以为师傅在说自己所作木人心高,调整后,歪打正着反而成功了。^{[19](P168~169)}这些蕴含双关之妙的语句,恰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生产生活提炼而成的,它们在故事讲述中的点睛—笔,使得故事情节曲折生动,韵味悠长。

中国巧匠造人故事的各个亚型并非起源于同一个区域或同一个民族,其中一些亚型可能受到印度故事的影响,但是来自印度佛经的机关木人母题,因其格外精巧别致,已从原故事中脱离出来,被中国民间故事讲述家们拿来组装、构造另—些故事,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民间科学幻想故事。

三、受造生命:巧匠造人故事的想象尺度

不同于神奇宝物故事中无中生有的仙器法物——主要是神赐天授,无需人力锻造,故事中多提到偶得、索要或赠与这些器物,却很少出现制造宝物的情节,也区别于鬼狐精怪故事里天生地养的草木妖灵——多由动植物自行修炼成精,祸福人间,巧匠造人故事中的木人始终烙印着鲜明的受造特质,无论是将其存在视为一种神奇物品还是类人生命,它们都经由巧匠的斧凿绳墨、尺寸丈量,在木屑纷飞中渐具人形。劳动者缺乏帮手,不再祈求神秘力量赐予金锄银镐、万能工具,单身汉寻不到称心的对象,也无需等待狐仙田螺幻化人形,而是用自身的能动性创造代替外部的赠与帮助。这种将人类的欲望表达和能工巧匠的技艺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特质,构成了巧匠造人故事的独特想象。

首先,巧匠的身份设定是这类故事的叙述起点。“巧”字是对造人者智慧和技艺的双重肯定,而巧的程度则介于人技和神技的中间地带。民间讲述中,巧匠是无所不能的,在一些异文里,他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在另一些异文里,他拥有常人不可思议的跨时代技艺甚至生命制造能力,其智巧能与造化之功相媲美。他以物质化的工具替代超自然的神灵意志,通过雕刻、组装等由双手操控的动作赋予无生命之物以动态。巧匠人/神身份的模糊性,是劳动和劳动英雄被神圣化的结果。无论是被称为偃师、鲁班、还是泛称木工、巧匠,制造人造生命和制造其他工具的物质和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巧匠的工艺会产生令人惊奇的结果,这源于广大劳动人民对其创造技艺的期待、虚构和夸张。

其次,相较于以希腊神话中青铜巨人塔洛斯为代表的西方金属造物,中国的巧匠们通常选择以木为材,木人而非金属人、石头人占据了造人故事几乎全部的想象空间。在材料方面,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方面,在中国农耕社会的小农生产方式下,木既是周遭的生存环境,也是生产生活的工具,人与树木的关系十分亲近,木材和木艺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巧匠就地取材自是方便,能造木车、木驴、木鸟,自然而然也就从故事生长出了造木人。另一方面,故事中的木处于生死不断转换的复杂状态,在我们的文化认知中树木象征着生机和生命力,被砍伐后停止生长,凝固为静态的木材,再经巧匠雕琢,重新激活其能动性甚至赋予其人性,最后自我解体或被拆卸,又重返木料状态。

再次,造人过程的技术想象呈现出类黑箱特征。“黑箱”概念诞生伊始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真实存在的黑箱子,后演变为可以用于各种客体的隐喻和符号,意指我们无法充分认识封闭系统的内部构造和工作原理,这些对使用者来说是未知的、神秘的、不透明的,我们只能通过其输入和输出行为来了解其中可能存在的规律。简而言之,就是机器内部的工作原理不为人所知。那么对听众而言,木人实际上就是一个黑箱装置,复杂如偃师造人中的木人,用皮革、木头、胶水、漆等制成,简单如鲁班所造木人,拨弄开关就能行动,甚至一些异文中只用雕刻便概括了巧匠造自动木人的全部过程,以上故事都没有对木人内部运行原理和动力来源的描述及揭示,而是留给听众自行想象。这些技术细节的遮蔽可能是巧匠技艺密不外传的某种体现,可能因为故事讲述者的讲述策略而省略,抑或是太过神异超出常人理解,以致讲述者都无法叙述,这样的技术场景因其不明真相的叙说而变得更加奇特。总之,在巧匠造人的场景中,并不是神明的魔杖一挥就能使得死物获得生命,其由静转动的状态需要工艺和制作过程,但故事里对于这些的描述也是相当简单的。

最后,巧匠所造木人被赋予生产劳作、婚恋繁衍与娱乐表演三种功能的想象。木人带着目的或功能诞生,一经造出便直接跳过了生长阶段,随时准备作为成熟的劳动力进入为他们所设定的生产生活场景。劳作型木人能帮巧匠拉锯、伐木、挑担,可代替那些原本由助手或徒弟完成的工作,木人考验、木人失控、学做木人等故事中木人都作用于此,这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时至今日,从事重复、繁重劳动的帮手仍是人们对机器人工作定位的重要参考;承担情感功能和性功能的婚恋木人通常由一个或几个渴望妻子或伴侣的人创造,木人的诞生不仅是对人类身形的简单模仿,还寄托着创造者对完美身体的想象,他们将木人视为实际人类的情感替代品。如木女嫁夫故事中寻访不到合心意的女子便合力制作的木匠、漆匠和毛拉,或是《巧木匠》中将木人视为儿子,靠其照顾生活,慰藉寂寞,与其相依为命的巧匠。这些木人具备人的心理意识,能够与人情感互动。值得注意的是木女嫁夫故事中《三个同路人》一篇。在这则故事中,木女不像这一亚型下的其他篇沦为被创造者选择的客体,当她目睹心目中的英雄因私欲扭打不休时,她感到失望并决定自我解脱,成功夺回自己的主体性。功能定位为娱乐表演的木人则多出现在文人笔记叙述中。崔士顺《河朔访古记》里描写

齐后主高纬所筑仙都苑,其中有一密作堂,分为三层:“下层刻木人七,弹筝、琵琶、篪篴……衣以锦绣,进退俯仰莫不中节;中层刻木僧七人……僧以香置炉中,遂至佛前作礼,礼毕整衣而行,周而复始,与人无异;上层作佛堂,旁列菩萨、卫士,帐上作飞仙右转,又刻紫云左转,往来交错,终日不绝。”^{[20](P56-58)}

又有《太平广记》中载黄衰奉隋炀帝之令所造献乐船、敬酒船:“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木人奏音声,击磬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酒船每到坐客之处即停住,擎酒木人于船头伸手。遇酒,客取酒饮讫。还杯,木人受杯,回身向酒钵之人取杓斟酒满杯。”^{[21](P1735)} 这些故事描绘了统治阶级如何大兴土木,享乐无度,其中的巧匠以官匠身份服务于上层阶级,而非集体民间劳动者的利益代表。

Jackson, D. R. 在 *Fantasy: The literature of subversion* 中指出,幻想是“追踪文化中未言说和未被看见的东西;那些被沉默、被隐形、被掩盖和被遗忘的东西”^{[22](P4)}, 幻想文学表达了文化的基本欲望和焦虑,是实现渴望的尝试。如果将这一观点用于分析关于木人的幻想故事,可以看到其中一些文本确实表达了文化中隐藏的渴望和被压抑的欲望,在一个皇权统治森严的社会,皇帝的妃子为追求幸福逃离皇宫和一个木人在一起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似乎隐含着对封建帝王暴行的控诉。而巧匠几乎全部为男性的设定,是否又暗含了男性在没有女性帮助的情况下创造生命的欲望,制造木人在象征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只有男性而不需要女性参与的生殖方式,正如 Schelde 所指出的,文学作品中关于男性创造机器人的描述代表了“子宫嫉妒”^①的一种形式^{[23](P143)}。然而, Jackson, D. R. 的观点也并不能涵盖所有文本,娱乐表演型木人的故事就是例外,这些故事在创作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迎合与歌颂统治者,从其中对奇观的精细化描绘也能看出创作者支持上层统治者的挥霍行为的倾向。可见,中国木人故事的幻想是多层次、多维度的。

四、诗学意蕴:惊奇、圆融与自我审视

刘守华指出:“在民众口头传承的民间童话或幻

想故事,实际上就是由古老的神话艺术转化而来、以饱含哲理与诗情的象征性表达为特征的口头语言艺术作品。”^[24] 对巧匠造人故事进行考察和揭示,可以发现故事的深层结构中暗含着对于生命创造的本质追问,也潜藏着民众对技术伦理的哲学思辨,从而呈现出有别西方“恐惑”的东方惊奇诗学以及器道合一的圆融诗学,最终指向对于自我的审视和再造。

“恐惑”一词最早出自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詹池对于霍夫曼小说《沙人》的探讨。他认为:“当人们怀疑一个活人是否确定有灵时,人们会感到恐惑不安;仿人自动机越是精密,对人形的模仿越是到位,就越令人恐惑不安。”^[25] 弗洛伊德在《论恐惑》中定义“恐惑”就是,“那种会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熟知且长期熟悉的事物的骇人感受。”^{[26](P124)} 有研究者将其总结为,“恐惑感位于熟悉与陌生、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模糊界线上。”^[27] 西方的人造人故事长期弥漫着这种恐惑感,并将所造之人视为缺乏主体与情感的恐惑他者。梅厄通过分析古代地中海世界里神话、传说及艺术作品对人造生命的讲述与思索,将这种复杂心理概括为人类长久以来在技术所带来的希望与恐惧间的拉扯,一种既渴望创造生命又恐惧无法控制的矛盾,期间深深的恐惧交织着迷恋和敬畏。

然而梅厄的概括虽然精准,适用性却有限,对于受造生命的恐惑态度并非普遍存在于所有文化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的木人故事几乎没有恐惑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惊奇的感觉:对巧夺天工技艺的惊叹,对造物与人无异的新奇,对人们真假难辨的讶异……突出的是“奇”而非“恐”。那么,为什么在民间幻想中,看到满山与父亲模样相同的木人,巧匠的儿女没有感到恐惧,只是因找不到父亲送不了饭而急切? 一个在皇宫里与妃子眉目传情的歌舞木人不但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反而还使得故事讲述者同情其遭遇,更改了结局,令其与妃子结成夫妻? 见证美丽迷人的木女散落成一块块木屑状态的巧匠、漆匠们,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毛骨悚然而是抱头痛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或许能对此做出解答。杜维明曾指出,“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这种可以用奔流

① 女权主义者卡伦·霍妮针对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观点,提出子宫嫉妒的替代理论,她认为男性嫉妒女性子宫繁衍后代的能力,这驱使他们通过不断追求成功来获得生理上的过度补偿。

不息的长江大河来譬喻的‘存有连续’的本体观和以‘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把‘存有界’割裂为神、凡二分的形而上学绝然不同。”^[28]中国传统“天人观”呈现出天地万事万物和谐共生的互系,宇宙中的一切都处在连续之中,并不存在凌驾一切的东西。这种万物宽容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不排斥与自己相似的人造人,将其纳入宇宙连续体的一部分,而非视其为恐惑他者。而从民间盛行的精怪化人故事,看似是人,实则由动植物精怪所变,能够看到传统文化对于生命体与无生命体、人与物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淹没于大量神鬼精怪故事中,人造物的生命化也不那么令人不安了。

当然,西方恐惑感的来源除了对类人生命的不安外,还有人类僭越上帝充当造物主的焦虑。这则涉及到人与超越者的关系。荣格观察到:“在我们(西方)这里,人无比的渺小,上帝的恩宠则布满一切;可是在东方,人即为上帝,人靠自力救赎。”^{[29](P99)}上帝创造一切的信仰令人们需要在世界上扮演上帝赋予的特定角色,但上帝并未给予人类制造同类的权利,这使得人造人在西方基督教伦理中被视为亵渎上帝。而中国文化中万物自然而成,《礼记·礼运》谓人乃“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这里的“人”显然不是独立于自然之外,由上帝根据自己形象所创造的特殊灵魂,而是处于互系关联之中,与天地万物发生有机交互的人。没有绝对主宰,也没有神人二分。巧匠的制造欲望并不被看作是僭权的行为,因此也不会引发人们越位的焦虑。简而言之,西方恐惑感植根于“上帝—人—机器”的垂直等级:人僭越上帝,机器僭越人。而中国故事则呈现水平式生成:木人、匠人、观者、山林共同参与气的循环。

于是惊奇感成为民间木人幻想文本中的主导情绪。“在惊奇中,本来是片断的、零碎的感受都被接通为一个整体,观赏者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撼动。”^[30]当故事内的观者被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自动木人惊得目瞪口呆,充满新奇又不明就里地向听众讲述这个似真似幻的经历时,故事的惊奇诗学就油然而生了。而最具戏剧张力,最能带来惊奇感的时刻,便是揭示真相,化解误会的瞬间,这就有了周穆王那句惊叹:“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这也是发现的时刻,原来处于幽暗中、未被注意到的一切都呈现在主体面前,“一切都从蒙昧的状态得以敞正”^[30],人的创造力被发现、认可,并放大至与自然创生之力等同的地步。

此外,正像研究者指出的,古代技术在联结人、

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并不突兀地横亘于人与自然之间。作为技术幻想文本,巧匠造人故事同样蕴含着一种天(道)、技、人和谐的圆融诗学。聚焦其中对于技术与道德关系的素朴探讨,能够看到《没有“量”心》中鲁班批评徒弟,直指学艺不能急功近利,没有良心的人不能成事的传统道德训诫;《木匠盖房送木神的来历》里木神对鲁班“你用得着的时候,就让我们给你干活;用不着的时候,就把我们火烧的火烧,水冲的水冲,寡情少意,这可不好啊”^{[31](P228~230)}的谴责之语,则是对技术实践脱离道德约束的尖锐批评——这一行为背离了中国传统技术伦理对以道驭技的追求,意在传达巧匠需要在实践中完成匠心和良心的和谐统一。

许煜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中谈道:“中国思想中没有关于人的‘最莽劲森然者’的概念,没有技艺的暴力,也没有存在的威临一切,我们看到的是和谐——然而应该说,对中国人而言,这种嵌合存在于人与其他宇宙存在者之间的另一种关系中,它基于感应而非战争(polemos)和争执(eris)。”^{[32](P68)}或许正是由于存在感应这种相关性思维,面对木神的控诉,鲁班没有继续做出对抗或伤害行为,不再把其当作可供自己支配的造物,他悔改自省,以先敬木神后敬自己的纪念仪式将其纳入行业伦理网络,试图弥补自己的道德义务,维护人一物关系。也因如此,学做木人亚型中的木人虽不具备主体意识,但仍作为工具化的存在成为造物者的镜鉴,以物观己。在鲁班的双关语中,木人和徒弟之间生成一种紧密的同构关系,表面上讲木人,实则点徒弟,又或是表里倒转,借批评徒弟暗指木人问题所在。这些都在徒弟的匠心与良心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徒弟的琢磨中,技术塑造着人,影响着人,又根据人的需要,不断发展和提升。这种双向作用持续演进,逐步建构起人与技术相互依存、协同演化的有机共同体。

西方现代技术理性以对抗与征服自然为出发点,高扬个人主体力量和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社会与自然、文化与技术、自我与非我、人与机器的决然二分,从而成为多重异化和危机的根源。在这样的现代性困境下,重读巧匠造人故事,感受其中内蕴的惊奇与圆融的诗学力量,深挖背后所支撑着的整体性、循环性、统一性的东方技术哲学观,或能为西方技术话语面临的困境提供另一种向度的思考。

五、结语

学者程林曾构想:“在德国(欧美)焦虑型和日本

愿景式机器人文化之外,中国社会有可能孵化出‘第三种机器人文化’,即折中、务实、积极并倡导人机和存(协存)的‘中国机器人文化’。”^[33]而这一前瞻性论断并非无根之木,在民间的巧匠造人故事中早已可追溯其蛛丝马迹。人机协存的非对抗性技术观并非凭空构想,而是深深根植于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土壤,那些呈现出对自动化木人的乐观积极态度与亲技术取向的民间故事也在一代代口口相传中长久维系着这一万物包容的氛围。正如西蒙东所说:“文化和技术、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立不但错误而且没有根基;它只是延续了无知与怨恨。”^{[34](P1)}人工智能时代重读巧匠造人故事,能唤醒中华传统中天、技、人和谐的文化基因,用以弥合西方现代技术带来的异化与断裂。

当然,故事中的木人不仅是技术人工物,也是文化人造物,它承载着社会民众的欲望、需求或渴求。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35](P24)}故事的表层意义尽管是虚构的,但隐于其内容深层的是某种普遍的意义,也即映射着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和审视,它的出现向我们揭示:面对生产生活的困境,人类不需求助外界或坐以待毙,自身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足以产生令人惊奇的效果,但这份创造力并不是无所顾忌的,需和个人修养相配,亦和自然万物相协。因此,讲述木人故事同样是再造自我的过程。

听故事、讲故事和记住故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是人类这个物种跨越时间与空间,分享价值和知识最有效的方式”^{[36](P273~281)}。基于地中海人造生命的神话,梅厄畅想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那些讲述各种形式人造生命的神话,是否可以用来教导人工智能以更好地理解人类充满矛盾的渴望?也许有一天,人工智能实体能够理解那些蕴含在人造生命神话中的人类最深沉的希望和恐惧。”^{[36](P273~281)}借此,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的中国版本:当我们讲述巧匠造人故事时,或许,人工智能可以以某种方式领会人类制造人工生命的创造性时刻,那句“人之巧可与造化者同功”的惊叹一瞬,这也是即使今天已经涌现出了大量的现代机器人叙事和应用场景,我们仍然需要巧匠造人这样一种前现代的、非严格定义上的机器人故事的意义所在。正如梅厄所言:“只要故事还能唤起强烈而复杂的情感,只要故事还能与现实困境产生共鸣,只要故事还能激发人的思考,那么它就仍然有着生命力。”^{[36](P273~281)}

参考文献:

- [1]季羨林.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2]刘守华. 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3]董晓萍. 跨文化民间叙事学:鲁班研究个案[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
- [4]刘守华. 比较故事学论考[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5]祁连休.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 [6]顾希佳.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 [7]孙正国. 故事诗学的学科语境及其理论建构[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
- [8]陆翔. 郢中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张鷟. 朝野僉载[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姜准,蔡克驷. 岐海琐谈[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 [11]张潮. 虞初新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12]农冠品,曹廷伟. 壮族民间故事选[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 [13]谷德明. 中国少数民族神话选[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
- [14]熊威,张琴. 鲁班传说与中华文化认同——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J]. 民族文学研究,2022(4).
- [15]钟敬文.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M].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2008.
- [16]焦沙耶,张运隆. 哈萨克族民间故事精选[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 [17]刘绍安. 飞了[J]. 民间文学,1965(2).
- [18]祁连休. 鲁班传说故事集[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 [19]钟敬文.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内蒙古卷[M].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2007.
- [20]迺贤. 河朔访古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 [21]李昉,等. 太平广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 [22]Jackson, D. R. Fantasy: The literature of subversion[M]. London: Routledge,1981.
- [23]Schelde, Per. Androids, Humanoids,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 Monsters: Science and Soul in Science Fiction Film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3.
- [24]刘守华. 走向故事诗学[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
- [25]Ernst Jentsch. Zur Psychologie des Unheimlichen[J]. Psychiatrisch-Neurologische Wochenschrift,1906(22).
- [26]Freud, Sigmund. The Uncanny[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2003.
- [27]王素英. “恐惑”理论的发展及当代意义[J]. 当代外国文学,2014(1).
- [28]杜维明. 试谈中国哲学的三个基调[J]. 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

- (1).
- [29](瑞士)卡尔·荣格. 东洋冥想的心理——从易经到禅[M]. 杨儒宾,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30]张晶. 审美惊奇论[J]. 文艺理论研究, 2000(2).
- [31]狄宝心. 中国古代民俗故事[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
- [32]许煜.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21.
- [33]程林. 德、日机器人文化探析及中国“第三种机器人文化”构建[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
- [34](法)吉尔贝·西蒙东. 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M]. 许煜,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 [3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诗学[M]. 罗念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36](美)阿德里安娜·梅厄. 神工智能: 诸神与古代世界的神奇造物[M]. 吴丽萍,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24.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琛 E-mail: qiangchen42@163.com

The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and Poetic Implications of “Artisan Creates a Man” Folktale

Xu Zhiqiang Zhang Yundu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Poetics of folktale advocates a return to the literary quality of folk narratives, highlighting their magnificent imagination and profou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rtisan creates a man” type, exploring its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and poetic characteristics, while also seeking to establish a dialogue with contemporary ethical issu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entered on the core motif of a skilled artisan crafting an automaton from wood, these tal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subtypes: “testing with the automaton,” “automaton romance,” “automaton malfunction,” and “learning to create an automaton.” In these stories, the artisan uses wood as the medium, with the creation process often concealed within a technological “black box,” while the automaton is endowed with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labor, marriage, and performance. The tales not only constitute a fundamental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life creation but also harbor the populace’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ical ethics. They present a poetics of wonder distinct from the Western concept of the “uncanny,” alongside a holistic wisdom that integrates Qi and Dao. Revitalizing the “artisan creates a man” fantasy in the posthuman era and understanding how folk narratives express the aspiration to transcend biological limits, and gain Eastern insights into contemporary human-machine relations.

Keywords: artisan creates a man;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humanoid robots; story-poetry